

The Future of Buddhism: Challenges and O...

来源：<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IvltviN9Jw>

讲师：

如果你行为不端，就会直接被出示红牌。不，不是其他处罚——直接红牌。

那么，我们继续昨天讨论的内容。我真的很想一遍又一遍地告诉你们这件事。首先，佛教整体而言，特别是大乘佛教，尤其是金刚乘，是非常博大精深的。你必须跳脱固有的思维模式，才能真正理解并欣赏这些教导。尤其是关于师生关系的具体问题，这些都是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在短短几天内就解决。或许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理论探讨，但说到实践，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但愿这次我们至少能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和某种程度的开放心态。怀疑和信念，这两者在这条道路上都必不可少。要泡一杯咖啡，你需要把咖啡豆碾碎，诸如此类，但你还需要水。信仰固然重要，怀疑也同样重要。而且两者会反复交织：信念战胜怀疑，怀疑又战胜信念。

如果你能想像——如果你能领悟——第十地菩萨在最后阶段所面临的处境。假设他今天下午就要顿悟了。他所面临的疑虑，我们谈论的是难以想像的事情，你知道吗？所以，谈论这件事并不容易，但要在你的内心深处、在你的整个身心系统中，留出空间。要有耐心。

实际上，在佛法中甚至有一个专门的词：**mi kyewé chö la zö pa top pa**。**Mi kyewé**，其基本意思是「未生」、「不生」、「空性」；**zö pa**的意思是「耐心」。所以，当我们在大乘佛教中谈论忍耐时，我们谈论的是许多不同类别的忍耐。其中最高的耐心，是聆听、理解、消化空性的耐心。正如我们昨天讨论的那样，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再说一遍，因为资讯太多，我只是在这里做了一些笔记，所以不会真的开一个话题帖子。内容不会很连贯，无论我遇到什么、写下什么，我自己也会感到困惑，所以请见谅。

昨天我们稍微谈到了相对真理和终极真理。我觉得我讲得不够好，但要讲好这件事确实很难，因为这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课题——但它很重要。你需要知道的是，在佛法中，两者被同等接受。相对真理不会被轻视；终极真理并不比相对真理更受珍视或崇敬。它们同等重要。

奇怪的是：当我们谈论相对真理和终极真理时，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谈论相对真理——这就是问题所在。因为就连「相对真理」和「终极真理」这两个概念本身，也只是为了交流而存在的。这真的很难。

我好像在某个地方说过这话，可能是在巴黎。你知道吗，最近我和一位印度朋友聊天——你知道印度人是什么样的，爱争论的印度人。我们当时在谈论悖论的力量。他说，或许西方并不真正了解或完全理解悖论的涵义。你可以理解它字面上的意思，但你并没有真正掌握如何运用悖论的方法。

欣赏悖论，充分欣赏悖论的世界，这才是佛法真正给予我们的道路，尤其是在金刚乘中。你可能会想

：为什么我们需要悖论？你想要感受魔法吗？如果你想要感受魔法，那么你就需要欣赏悖论。

简单解释一下，我所说的悖论是什么？我认为悖论是指：看似存在两个对立面，但实际上它们又并非真正对立。有点像这样：它在那里，但又不在那里。

我能想到的最好的例子就是电影。你看《水形物语》的时候，会完全沉浸其中，你会哭泣，你会投入，你会感受到一切。但是，当你膀胱胀满的时候，你却毫不犹豫地起身去上厕所。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知道它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这就是为什么你有勇气去上厕所！这被称为「解脱」——从无明中解脱，从明知它存在却又不存在中解脱。

然而，这种智慧、这种知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存在。佛法大体上说是说：这个杯子在那里，但它又不在那里。理智上或许还能接受，但情感上很难接受。此外，当金刚乘佛教徒说「哦，我有一杯满满的玛玛基空行母」，你们就疯了！我们在讨论什么？你明白吗？

所以，再说一遍，当我们谈论悖论时，我们谈论的是相对真理和终极真理，以及真正学会如何欣赏它、如何安住于其中。佛教确实有非常详细的教义，而且并非只有一条道路，有太多太多不同的道路。

我知道，像正念这样的单一途径，人们对它有点兴趣——原因有很多，可以说，这很经济，因为你只需要坐着。这也符合政治正确，因为当你坐着的时候，你不会伤害别人，别人也不会受到你的伤害。就是类似这样的事。但是，如果佛教被局限于一种叫做「正念」的技巧——不只是在西方，东方也一样——那将是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佛教，特别是金刚乘，就像去朝圣一样——那真是另一种绝妙的方法。它既美丽又神奇，既令人兴奋又令人恐惧，既幸福又痛苦，既充满回报又非常危险。这件事不能被轻描淡写地归结为迷信、藏族人的做法，或者亚洲人的做法。那是一种损失。

如果你是金刚乘上师的弟子，上师可以说：好的，我希望你去邦德街——那就是你的修行方式。而且，密宗大师还说：从现在开始，我要你对邦德街这件事完全保密，不准告诉任何人有条叫邦德街的地方。你知道这听起来有多荒谬吗！大家都知道邦德街，但这并不重要。这是你的道路。是的，虽然听起来很疯狂，但这就是你清醒、自觉地选择的道路。这里面蕴含着如此多的美好智慧与财富，如此丰富的内涵，如此微妙的差别，如此丰富的色彩与形式。

我真诚地恳请所有同行：我们不要仅仅因为某种方法更符合政治正确、更经济实惠，或者看起来更美观，就把自己局限在一两种方法里。你知道，冥想看起来确实很美好，坐垫的景象非常美丽，这也不错，但仅此而已就太可惜了。

有一个问题，我认为它与今天我想谈论的内容有关，大概是这样的：鉴于在利格巴被教导要将索甲仁波切所做的一切都视为纯粹的，请您谈谈纯粹感知的含义？有些学生认为这意味着他所做的一切从相对意义上来说都是正确或有益的；如果他做了伤害学生的事，他们说「纯粹感知」意味着他实际上并

没有伤害他们，等等。

这个问题有点长，我来试着解释一下什么是纯粹感知。这又是一个大话题。首先，我举个例子——我将借用大乘佛教著名论师龙树菩萨的话。他说：比如说，我在这里表演一个魔术，好吗？比如从我的杯子里变出一只兔子，诸如此类。而你们这些孩子真的非常喜欢，完全震惊了——哇，兔子从杯子里蹦出来了！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我自己作为魔术师，还有我的助手们，他们帮我完成这件事，他们都知道这并非真实，但这个表演本身仍然存在。这是第二点。第三种：外面有些人，对发生的事情毫不知情，他们根本不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这是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轮回的体验——你居然相信了，兔子真的来了。第二种是瑜伽修行者的体验——他们心里知道那东西并不存在，但表演本身仍在进行。第三种：佛陀——什么也没有发生。

我想做的，就是以此为基础展开。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首先，要谈论纯粹感知，我们需要先谈论感知本身。从根本上讲，英语有一句谚语：Beauty is in the eye of the beholder——美在观者的眼中。哦，真的吗？好的，美在观者的眼中，就是这样！这一句话概括了《心性宝藏》和中观哲学的本质——一切皆是你的投射。

想像一下，我和最好的朋友在喝茶，时间就这样轻松流逝；再想像我身处监狱，每一分钟都像一个小时。诸如此类。一切都是你个人的投射。这是你在了解纯粹感知之前需要知道的基本事实。

拜托，我不是想再找什么借口，说「哦，你知道的」，好像这只是为了把责任推给别人。但这是事实。我们是在谈论科学，对吧？金刚乘或大乘的科学。

其次，你需要知道的是：*nang tsül dang né tsül ta dé pa*——藏人这样说：「所见并非其本质」。它所呈现的样子，并不是它真实的面貌。你应该能够接受这一点。这也是纯粹感知的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现在海拔升高了，好吗？我们变得越来越复杂。我已经说过「一切都是你的投射」，也说过「眼见不一定为凭」。请记住这两点。

现在，让我加一点密宗的味道：*nang tong zunjuk*——表象与空性合一。冰也是水，你知道吗？就是这样。表象与空性即是合一。对于没有做好准备的人来说，这可能有点复杂，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你必须了解。

在我讲到第四点之前，我刚才说的这些，是密宗的基本原则，可以说是密宗的脊梁。你有没有参加过密宗仪式？金刚乘大师会说：「嗡，斯瓦巴瓦……」然后洒水，你知道，所有这一切。你知道金刚乘佛教徒在说什么吗？你看，你和我都认为这是一杯水。但如果里面有鱼，它们并不认为那是水。你想在这里实行民主制度吗？就算是你我之间，如果这水在洗脸盆里，你不会喝；如果在马桶里，你更不会喝；但如果装瓶包装精美，刚从冰箱里拿出来——

你会感到饥肠辘辘、口渴难耐——明白吗？这就是金刚乘的说法。如果我们被允许认为这是水、这是家、这是那个、这是这个，那为什么密宗修行者就不能认为这是玛玛基空行母呢？

空行母——我知道，这又是一个常被误解和滥用的概念。空行母总是被描绘成美丽性感的女性形象，但绝对不是那么回事。也许我不该说这些，不过我正在考虑拍一部关于空行母的电影——是的。但根本的空行母离你这么近！你手里就有，就在你眼前，比你的鼻子还近，比你的睫毛还近，你却总是错过。

你知道，密宗人士总是这么说：「好吧，这太简单了，你不明白，对吧？就是因为它太简单了，我们才把它弄复杂一点。」这是其中一位空行母。火即是空行母，风即是空行母，五大即是五位空行母，诸如此类。这就是为什么密宗修行者有胆量使用另一个空行母、浸入另一个空行母体内——喻，这个，这个，这个，这个——毫无顾虑。如果你有胆量喝那种饮料、那种水，为什么我没有胆量持有这种态度？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基于这种见地？我二元对立的思维在想：哦，我该喝这个吗？你知道，我光是这么一想，就已经打破了三昧耶戒律，现在这东西因为我放了朵玫瑰花之类的东西而不能喝了。是的，萨玛雅就是这样运作的。对不起，Mamaki。

****第四点。***我们谈论的是纯粹的感知。关于纯粹感知，你需要知道的第四个基本事实是：每个人——每个人——都具有佛性。就连唐纳德·川普也有佛性。你需要知道这一点。

我想谈谈上师这个话题。先说一种态度：假设你是一位金匠，或者说黄金商人，然后你去到某个地方——某个金矿——然后你看到一块矿石。你的态度是什么？如果你是一位优秀的黄金商人，那就像得到了一公斤抛光黄金一样——非常好！你不会说：哦，这看起来很脏，不闪亮，不漂亮。你不会放弃它。这就是密宗大师对待学生的态度。不仅是密宗大师，乃至菩萨大师，当他们看到鼻环，他们看到的是闪闪发光的東西——你知道，这些真正优秀的黄金商人，他们根本看不到泥土，绕过去了。我们谈论的是纯粹的感知。

所以，我希望你明白，纯粹的感知其实不是……我该怎么说……粉饰太平？粉饰轮回？这不是虚构的故事。纯粹感知的修行，对于习惯模式来说是最糟糕的消息之一。如果你是灵修者，那么你需要了解这种对习惯模式最糟糕的消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yön ten sang gyé kün dang nyam na yang ka drin sang gyé kün lé lhak pé yum*——「更加慈悲。」

正如我昨天所说，佛法在西方还是一个相当新的事物，这只是个开始。而你必须扮演好你的角色——你知道，当佛法传入西藏时，过程并不轻松。哇！如果你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再对照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就明白了。最终，佛法总是会被人类的恶行和文化所劫持，你知道的。

我想说的是，正如巴楚仁波切所说：*zang drel tsé chik sang gyé ngen drel khorwa ta chen*——如果你与一位合格的金刚上师建立了良好的联系，那么……*zang drel tsé chik sang gyé*。这是巴楚仁波切的重要声明。对了，还有帕楚仁波切的《普贤上师言教》——*昆桑·拉玛伊·谢

隆*，你应该读读这本书。这本书全是对像我这样的喇嘛的训斥，实际上有一半的内容都是在斥责喇嘛，非常非常……

我听说，在西藏的游牧地区，有些游牧民族非常贫穷，一无所有，也没有时间修行。他们有时会去一位非常非常好的上师的帐篷或房子里，然后把里面的东西都砸个稀巴烂——打碎东西，砸烂东西。因为他们相信，如果你与这位伟大的上师建立了联系……当然！

我认为，有一个主题我想我昨天已经提到过了：拒绝某些佛教教义（如轮回和业力）会带来什么后果——这些教义确实存在于佛教的教导之中。

关于这一点，我再给你一点建议，可能有点学术性和理论性。哲学系学生，尤其是佛教哲学系学生，我认为任何哲学系学生都会犯的一个根本性错误是：他们使用一种分析工具来分析终极真理，并以为自己真的在试图找出终极真理——他们是这么想的。这是一个错误。举个例子：如果你想看彩虹，你应该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不要靠近它，难道不是吗？因为如果你靠得太近，幻象就会消失！所以，如果你去探索、去分析相对真理，那么相对真理就会崩溃。「那不就是目的吗？」你会这么说。不。那目的是什么呢？是理解相对真理与终极真理之间的悖论。这在大乘佛教中被广泛教导。事实上，这不仅仅是悖论——悖论似乎带有二元性的意味，指的是两个看似相反的事物。实际上，在大乘佛教中，有四件事：色即空，空即色，色即空，空即色。如果真正理解了，轮回就是这样的。

我知道很多人，甚至包括一些著名的所谓佛教学者，都认为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说法。我不得不承认，藏传佛教的转世活佛制度，以及该制度内部的腐败，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这一点。但佛陀的教导中，没有任何内容说过轮回最终不存在——没有任何。佛陀说：一切现象如幻如海市蜃楼。即使存在比涅槃更美好的事物，那也只是一种幻觉，等等等等。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有些人写过《无信仰的佛教》这样的书——极好！确切地说，佛教没有信仰。但他们又说「没有轮回」，这自相矛盾。如果你说没有轮回，那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如果你说有轮回，你也知道的。相对而言，鱼会游泳，而且它有权利认为这里是它的家；我们有权认为这就是水——共存。这有点……尽管我们经常摧毁它们。

所以，是的，教师必须对学生抱持纯粹的见地。教师的职责是使学生摆脱痛苦的根源，而不是帮助学生享受和强化轮回的根源。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是风险最高的职业——职业危险，工作危害。你知道，真的，真的。有多少人——藏族喇嘛，有多少藏族人，有多少不丹人、锡金人、尼泊尔人——真正了解老师的工作就好了！这是一份非常糟糕的工作，这不是一份好工作。

哇！宁玛派的伟大大师之一泽勒·纳措·让卓（Tsele Rangdröl）甚至写了一篇祈祷文，长达数页，内容是：愿我永远不要转世为老师，尤其是一位著名的老师。 Natsok

但是，说了这么多——虽然上师必须勇敢，不应该在意赞扬、指责、人气或政治正确——这就是我一直试图告诉我那些所谓学生的事情。你知道，我认为他们实际上欠了我一笔业债，而他们正在偿还这

笔业绩。我一直跟他们说：听著，我虐待你们身体之类的可能性——你知道，我真的不能保证。

但是，你知道，这有点牵强，因为，恰恰相反——不是因为我有慈悲心和善意，或者我有很多智慧，而是因为我自私，因为我真的很在乎人气，我在乎名声，我不想……也不想被过多关注。我不想失去我的学生，不想让他们认为……我想因为「哦，你知道的，这个富有同情心、微笑的男人」而出名。这对我的形象营销真的很有帮助！但我祈祷我有勇气，彻底抛弃那些为此付出一切的人们。

我必须说，这是最美丽的景象之一——我不知道人们是否知道这一点——有时人们来到这里，尤其是在西方，他们来的时候非常紧张。他们想告诉我，他们想成为我的学生，然后他们就会紧张起来，手心出汗，说话结结巴巴，手忙脚乱等等。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不知道喇嘛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在藏族文化背景下，由于存在文化因素，这并不重要。

我跟你说过，记得吗？就像在不丹东部，不丹最东部的那些地方，很多人尊敬我，向我顶礼膜拜等等。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祖父的学生。就是这样。但是，这位大师必须有勇气真正地抽走地毯。正如我一再强调的，如果被烧毁了，那主要是大师的责任。我们需要知道这一点。而且，我想我已经说过，[大师]与等级制度真的没有任何关系。请记住这一点。

我想当我回到家乡，也就是回到印度时，我会遇到一些问题。但是，你知道，真的，有时候这令人难以置信！我的意思是，藏传佛教喇嘛们……而且这些甚至不是——这是一个基督教术语！我已经说过，弟子们，等等，工作人员，这两者是不同的。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我同情所有这些经营佛法中心的人，他们似乎和老师的关系更密切之类的——你不知道该怎么做！服从？还是违背？你知道？尤其是，如果真的发生了完全……你知道，香蕉的事情，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甚至多次被问到这个问题，例如在我们开会的时候，就像我拍电影的时候，我的一些学生误解了——就像这样，「我可以批评你吗？」你明白吗？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你知道，人类的情感是非常脆弱的。即使我告诉他们，是的，请批评我！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电影的好！总是会有人……

söl da tap pé yül dang yül chen dral tuk yi chik tu dré pé jang chup shok——最后，愿我能实现……

是的，可以。我的意思是，关于律藏、菩萨道教的教义，浩如烟海……真的。再次提醒，你一定要非常有耐心，而且……关于这方面的书太多了，资讯量非常大，内容很多，而且非常详细。我和一些律师谈论毗奈耶体系，甚至一些现代律师都说：「哇！」他们印象非常深刻，非常非常详细……你知道，我昨天说过关于下载电影的事吗？

这些测量结果，你知道，也非常非常……一点都不过时。我觉得它始终非常新鲜。例如，在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午餐或晚餐的最低花费是多少，都有明确的规定。所以我才问伦敦的午餐价格是多少。是的，如果你去孟加拉国，可能只要50便士，甚至更少。如果你偷了价值那么多的东西，那就完了。这里有律藏，有菩萨道，有大乘——为什么不呢？只要动机正确……

但是，但是，但是……不是，不是……不要以为这些不存在。它就在那里。而且，也别以为那样做会有帮助。我不知道。几年前，很多人甚至讨论过如何建立某种大师公会——什么？能颁发给你许可证的那种机构，你懂的——这不是个好主意。还有什么民主选举产生的精神导师，也不是个好主意。你们已经有了一个川普。如果用民主制度来选精神导师，我就是你们要选出来的那种人，比川普还糟。我是双子座，双子座以能把冰块卖给爱斯基摩人著称——就是那种类型的导师会当选。系统永远不会完美，也永远不会有那么好，而且易于腐败。虽然如此，我认为研究、批判性分析、透明度，所有这些，都会奏效。

你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些吗——记得我说过，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从前那些令人敬畏的伟大导师了吗？我们以前有很多伟大的大师。你总是觉得，因为有这样的大师在，所以最好安分守己。但我们现在……已经没有太多那种东西了。我觉得社群媒体挺好的。昨天我已经说过，就那些转世活佛来看，从他们的许多行为、训练和思考方式来看，我还没有被打动。所以，你也得提出高要求。而且你需要知道，你总是可以……你总是可以要求拍一部像《爱乐之城》那样的电影，然后你就会得到《爱乐之城》。你也可以要求拍一部像《波米叔叔》那样的电影。你看过吗？我必须说——那部追忆前世的电影？是的！极好的。如果你喜欢这类电影……哦，我还有另一部要推荐给你：《茶的味道》。你一定要看！太棒了。有个男孩有种想在蛋上拉屎的冲动，真是太棒了。《水形物语》嘛，我不知道，我不太喜欢。抱歉，我有点分心了。

"我们如何利用这种看似不利的情况来加深对佛法的修行，并培养对佛性更多的信心和稳定性？"

问得好。这正是你需要问的问题。首先，问题本身就是答案。这个问题应该纹在你身上。这就是那种态度。是的！不要让你那暂时的情绪波动影响你对事物的判断。因为，为了你自己，为了众生，你需要胸怀大志，你需要长远思考。即使对个人而言，遇到这种情况也是一种考验。

你知道吗，如果你遇到障碍，就代表你在做一件好事，或者至少正在做某件事。因为如果你什么都不做，做得也不好，那本身就是一个障碍，又何须其他障碍呢？在佛陀的十二善行中，释迦牟尼佛经过多年苦行，在菩提树下悟道之前，发生了什么？哇！你还记得征服魔罗的故事吗？是的。障碍与这种处境，正是智慧破晓的曙光。你真的需要抓住这个机会。怎么做？学习、聆听、沉思、批判性地思考，对自己的认知体系也要保持批判性。你需要这个。要信，也要不信。还有——如果路上没有任何障碍物，就这样一路顺顺当地走下去，当遇到困难时，如果你能真正保持韧性，就像跃过障碍一样——请好好把握这个机会。

"我非常敬重索甲仁波切，感谢他教导我，并在世界各地建立利格巴来引导我们。但有时，当我听到某些教导在我看来似乎有些以自我为中心或自负时，我会心生疑虑。这些疑虑在前进的路上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试着忽略它们，告诉自己是错了。"

好的。再次感人至深，非常温馨。我想是在柏林吧，有人问我："你个人对索甲仁波切有什么看法？"

这让我很惊讶。我不是他的学生，没有接受过任何入门仪式或教义，我没有清净观，或者说——我不受这些约束。我是一个堕落的人，心胸狭隘，短视。我对他所做的和没做的都有自己的判断。有很多事情，你知道，很多事情，我一直在想：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不得不说。但是，考虑到这一切，作为提问者，索甲仁波切和利格巴也做了很多事情，总的来说，我认为他们做的好事更多。你必须真正保持客观和冷静。光是能够接触到本世纪一些最伟大的大师，我认为就足以值回票价了。当然，总是会有人说：哦，这只是索甲仁波切为了提升自己资历耍的另一个把戏……我不知道。许多喇嘛对自己的地盘非常有占有欲，非常护地盘。喇嘛、许多老师都在那里去来讲法。此外，也要记住，佛教在西方只有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情况非常复杂。你需要冷静思考，真正感激仁波切和利格巴为佛法弘扬所做的一切。当然，过程中一定会遇到障碍，你必须面对现实。你知道，仁波切的学生们，特别是老一辈的学生，都已在做准备，应对各种局面。而我，你知道……就连像现在这样的事件正在发生，也要做出这样的决定。当然，正如我所说，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只是另一种……该怎么说呢……但我认为组织者正在采取很多好的措施，例如依照国家规定进行独立调查等等。对此，我们应当心存感激，保持耐心，不要急于下结论，无论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

谢谢。请开始。我之前是在手机上看到这个问题的。我觉得我解释得太多了，可能并没有真正回答到问题。但这非常重要，我真的很想说清楚，因为我认为这确实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就是我一直到处强调的：根本错误在于，金刚乘根本就不该公开教授。我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句话。藏人在这件事上做得并不好，我已经说过了。但这并不代表现在就没有办法——其实有很多办法。

与其……比如说，与其告诉一个学生——尤其是一个毫无准备的学生——假设这个学生看到大师做了奇怪的事情，而你碰巧是其中一个老学生，你就对那个新学生说："哦，你知道……"如果那个新学生说："他真的很奇怪，他经常犯一个大错误。"我们常常犯的那个错误，就是把这些金刚行为解释为不端行为。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事情，真的……真的……是需要解决的。

好吧，是你亲自选择这个人做你的上师。你与这位密宗上师之间所做之事，属于密宗的私密之事，这是密宗的本质要求。但对于外人来说，尤其是那些毫无准备、甚至根本没有在寻求金刚乘教义的学生——他们可能只是想寻找平静和内心的安宁，只是想禅修，只是想了解一点佛教知识——这就是我一直想说的。当人们说"藏传佛教很像邪教"时，我真的非常理解他们的感受，因为藏传佛教喇嘛及其随从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帮上忙。号角、香炉、围巾、宝座——非常非常高的宝座，甚至不实用。如果发生火灾，我的天！或者发生地震，第一个倒下的就是大师。我不知道为什么藏族人对这个如此热衷，但事实就是如此。不过，这不是佛法，这是藏族文化，是两件不同的事。

但回到正题，与其去维护这位大师……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昨天有人问过我，你还记得吗？善巧方便与智慧。你不想帮你的导师在众人面前穿袜子、系鞋带。你不想要那种，你知道的，所有那些奇怪的师徒关系展示。

所以，我认为一个比较好的处理方式是：在大乘佛教的层面，我甚至会深入到事续和行续。一旦进入

瑜伽续，事情就会变得更为严肃。甚至事续、行续……如果有人说："嘿，你知道吗，你的上师行为不端。"你可以……你知道，其实有很多很多选择。这个问题其实在柏林被问到过，我已经回答了。你甚至可以向这位睿智的导师直接请教。或者，这位睿智的导师可以说："听着，我知道你是我的上师，这是我们之间的私事，但当我们外出时，如果你行为不当，我会告诉我的姐姐、哥哥，或者其他非佛教徒的朋友——他们可能对此有些了解——我会告诉他们的。"对，就是这样。我认为，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技巧——文化背景的把握……满手是汗的握手，不。这个人可能非常非常在意卫生问题，看到他这样真的很难过。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这些，真的真的……在某些特定环境下，真的不是一个美好的场景。

所以，这就是我想说的——很多这样的错误，我举个例子。嘉杰·顶果钦哲仁波切是我的上师之一。他几乎不穿上衣，在尼泊尔几乎总是光着身子。每次意大利大使、法国大使来访，我们总是带一件衬衫过去说："仁波切，您应该穿上这件。"他会说："哦，法国大使要来？"你知道我的意思？当然，我们非常喜欢他那山峰般的雄伟身形，但法国大使也许不会喜欢看到这样的景象。我认为，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讯息。

"感谢您邀请我们无所畏惧地提问。这在日巴非常不寻常，那里的人们常说'不要把头伸出栏杆外'。所以多年来我一直感觉自己被堵住了嘴。我们如何营造一种氛围，让公开的批判性质疑和讨论被视为健康的，而不是受到压制？"

我认为这件事已经在发生了，所以也许没有必要再多回答。我认为组织者非常想做这件事，而且真的投入了很多精力，你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看看接下来他们会做得怎样。利格巴有这样一个机会，成为一个让所有乘派都能参与其中的平台。你知道，如果像伦敦利格巴中心或柏林利格巴中心这样的机构，突然邀请一位缅甸僧侣来进行雨安居，那将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极好的！就是类似这样的事情。

"那么，如果一位大师的学生太多，无法与每个学生都进行个人交流，我们该怎么办？学生无法得到老师的直接指导，这算问题吗？是否有可能同时依止多位金刚乘和大圆满上师？如果可以，该如何进行本尊瑜伽修持？"

这……这又是一个发自内心的问题，我必须说。这引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你……

你知道，过去是什么情况？蒂洛帕的弟子，可能就是那洛帕一、二、三、四个，大概如此而已。但后来，当金刚乘传入西藏，便出现了大规模的追随者。这就是所谓"秘密泄漏"的地方——当然，"保密"这个词用在这里或许不太恰当，我说的是金刚乘的密修行持。

随便你怎么说吧。我亲眼见过——第十六世噶玛巴让炯日贝多杰，他有非常非常多的追随者。那时我还很年轻，才十七岁，正在参加一场法会。那是我第一次接触西方人，现场有很多嬉皮士，真的非常多。我必须就此说几句：我们应该向大麻致敬。大麻？是的，大麻也让许多人皈依了佛教。我认识很

多这样的人，其中也包括我的一些学生。有时候，我们是在某个昏暗的藏式餐馆里认识的——我去那里其实是为了吃馍馍（momo），那家店破破烂烂的。还有那些德国人，他们都……总之，这种事总是会发生。

那时候嬉皮士真是太多了，天哪，有些事真是奇奇怪怪的！我其实挺想念那个年代的。不知为何，嬉皮文化似乎已经逐渐衰退了。当时，我遇到了一个丹麦人，个子很高，留着脏辫。我的英语很差，所以我们的交流极其不顺畅。不过，我还是问了他：“你为什么在这里？”他掏出一个吊坠——他根本不是佛教徒——他说他曾在某个地方参加过一场仪式，噶玛巴当时正在撒米，结果一粒米正好落在了他的大辫子上。他觉得这挺有趣的，就把那粒米留下来了。他说，大约几个月后，当他打开那个盒子时，发现里面长出了一些遗物状的东西。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便问我：“这些是什么？好像是从那粒米里冒出来的。”

但如果你遇到的是像第十六世噶玛巴让炯日贝多杰这样的人，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至于其他上师，要同时教导众多弟子，又要真正达到大桑迪（Mahasandhi）层次的指引，确实非常困难，但我认为这是可以做到的。我们现在并没有太多选择，但我们仍然可以自律，珍惜并维持这种自律。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并不难。另外，大桑迪——尤其是极高层次的密乘修行——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颇有难度，因为它与二元性相悖。但另一方面，它的限制其实并不多，不像其他修行那样规定你必须穿什么、吃什么之类的，所以，这是可以做到的。

问题的一部分在于：一个人是否可以同时依止多位上师？我认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这一点不可忽视。这其中涉及相对真理与究竟真理，是个不太容易讨论的话题，但答案是肯定的。为什么呢？因为金刚乘有十四条根本誓言。我想具体说说其中几条。顺便提一下，对学生和老师而言，金刚乘第二重要的誓言是——所有金刚乘修行者请记住：如果你违背了佛陀的教诲，包括声闻乘的所有戒律，那你就已经违背了金刚乘誓言。请记住这一点。再说第七条：对于那些尚未成熟、尚未准备好的人，如果你的行为、举止或教导……

这就好比说“佛教徒有自己的世俗法律”——这根本不存在。我认为这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说实话，佛教的衰落在某种程度上正是由此而来。因为佛教根本没有婚姻仪式——说“不感兴趣”不太准确，更贴切的说法是：佛教根本不具备这些东西。它更有可能举行的是离婚仪式，因为佛教一切都指向真相。你怎么可能举行一场婚礼？仪式结束后撒花，然后说：“嘿，一切都是无常的，你们今晚就要离婚了”？你也不能说什么“愿你们白头偕老”之类的话，这根本行不通。

我还需要告诉你，有些金刚乘的修行方式，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会让你觉得有点奇怪。比如说，到处游荡——你应该四处游荡：一旦你对某个地方太过熟悉，不是别人认识你，而是你自己对某条街道号码或某个地方已经太熟悉了，那你就应该离开，漫无目的地游荡，彻底漫无目的地游荡。这种做法确实存在——别担心，现在照做的人不多了。但这项原则在金刚乘教义中是真实存在的。当然，现在如果你没有身份证，那肯定是个问题，对吧？你可能会遇到麻烦。你必须提供地址、身份证、生日，你

需要证明你的存在。所以，有时候，类似的情况就会……你明白的。不过，这件事我还是想告诉你。

有一位与湿婆教传承相关的人物——他基本上是个印度教徒。我们聊得很愉快，他真的非常好。聊着聊着，我深受感动，便掏出一张五百卢比的钞票要给他。他说：“等等。”然后从怀里掏出钱袋，把里面的钱数了一遍，然后说——我忘了细节，大意是这样的：“你有八十卢比吗？”你知道，八十卢比不太好赚啊。最后他说：“好吧，那我就收下八十卢比。”原来他发过誓，永远不携带超过一百卢比，所以他就这么一直四处流浪。

我必须说，这太感人了，但同时又有点令人难过，竟然还有这样的人。那大约是十五年前的事了。哇！所以说，这是可行的，真的是可行的。

我们快要到终点了。这次，我即将结束欧洲之旅，这段教学之旅。我必须说，我学到了很多，真的非常感谢

Rigpa

组织了这次活动。我意识到我们经常忽略很多事情。你们提出的所有问题，我都保留了下来，其中一些我会翻译成藏语，然后和藏传佛教的喇嘛们一起讨论。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会采纳——谁知道呢？但我会尽力。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次非常非常……怎么说呢，觉醒的过程。

确实，一般的西方佛法学生都有这样的经历——你从小长大，家附近连一面经幡都没有，更别提其他任何佛教的东西了。你在这片海洋的这一边，而佛陀和佛教在海洋的那一边。然而，多年来，有许多人毅然放弃了工作，有时甚至与伴侣、朋友、丈夫或妻子分离，不断地来到这里。这正是我们常说的：
: nam kha dang nyam pé sem chen tam
ché——轮回中的一切众生。佛法不是任何人的专属，不是藏人的专属，也不是印度人的专属。事实上，佛教与印度或西藏文化本没有任何关系。

就连我——正如我说的，我是藏族人，出于某种必要，你得有辆车，是的，我有。尤其是这一次，我真的非常感动。也许他们有意为之，也许是无意的，但我认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帮助我们认识到了很多事情。所以，我真心感谢所有提出了这么多直接问题的人，我想对你们说这些。

我们不能否认，确实有人遭受了苦难。苦难是真实存在的。你试试不吃午饭，你就会感到饥饿，你不能说“饥饿即是空，空即是饥饿”——你会感到痛苦，这个问题必须被解决。这里曾经有过苦难，这不是故事，不是幻觉，不是什么电影情节。这个问题必须被正视。仁波切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金刚法侣们也必须面对这个问题。我认为他们已经尽力了。这也让我看到了佛法学生之间的联结与纽带——这是一种力量。

我把这解读为一种力量：佛法整体，特别是金刚乘，将会发展壮大。我认为我们很有机会。这不是那种“哦，天哪！”式的情形，而是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鼓励。我们固然必须正视曾经发生过苦难的事实，但我也并不想打击那些对仁波切、对传承、对教义仍然怀有虔诚与奉献之心的人。你们没有放弃，这让我感到高兴。这正是正确的态度。这并不容易，但……我真的很高兴。

正如我在柏林一开始就说过的，我接受这样的初心与动机。不过有些人对此并不领情，因为他们希望我能解决具体的情况和问题。但我从小被培育成一位转世活佛和仁波切，被期许成为老师和教义的守护者，所以，也许这样做并不恰当，但我脑海中第一个浮现的问题始终是：什么是真正的教法？如果教学方法本身是有效的，其他问题也会慢慢慢慢得到解决。这就是我的态度。

一路走来，尽管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活了半个世纪，我仍然非常渴望了解西方和中国的文化。你们知道吗，我正在读《哈利·波特》和《黄金罗盘》——对，就是菲利普·普曼那本，太棒了！我还在听《卫报》的播客，非常好，有时候稍微有点自由派倾向。我在阅读中发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我必须告诉你们。你们知道杜鲁门总统吗？1945年，杜鲁门致麦克阿瑟将军的电报里提到了“政治正确”这个词……所以你看，我是在做功课，对吧？我真的在认真做作业。我努力给自己积累尽可能多的善因善缘，但我对这些文化的理解仍然不够深。

但在某些方面，或许至少我们已经开始对金刚乘哲学展开一些讨论与思考了。你必须牢记“chö, chö ché”（法、法性），才能真正修习佛法。如果你真的按照佛法所定义的方式去理解它，并从世俗的角度来看——就好像先把地扫干净，然后再去买搅拌机之类的东西。有趣的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尽管金刚乘面临许多挑战和批评，但那些挑战和批评它的人，却从未停止兜售不完整的金刚乘教义，甚至……

给予金刚乘应有的认可。我觉得这有些不公平。许多扭曲的现象就这样发生了，而且一直持续至今。

是的，这也是我一直在跟人们说的。藏传喇嘛行为不端，藏传喇嘛过于沉溺于自身文化，藏传喇嘛不愿去理解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等等——这些批评确实有一定道理，我们必须认真对待。

但与此同时，西方也涌现出许多新兴教师，或冥想指导员，或其他什么身份。他们宣扬佛教，却不承认佛陀的伟大，甚至不提及佛陀的教诲——从第一页到第一百页，基本上都是在抄袭佛教教义。这，你知道……从伦理上讲，这说不过去，对吗？

如果你想让我教你做寿司，我可以教你——寿司是一门有传承的技艺，我应当好好传授你关于鱼的种种学问。但还有另一种“教法”：我吃了寿司，然后剖开肚子，把里面的寿司取出来给你。你没办法否认那确实是寿司，它就是！——但你得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否则，西方的佛教就会变成中国人经营的日本餐馆，或者美国人经营的墨西哥餐馆。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而这一切，就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我真心感谢你们来到这里，如此认真负责。同时，我也有些遗憾，没能有机会做更多。好了，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仁波切。我想掌声已经说明了一切，但我还是想简单说几句：我们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正如

您所说——开启了这场必要的讨论，引导我们去探索、质疑与澄清。您给了我们太多值得思考、消化和细细琢磨的东西。我们真诚地感谢您，期待您下次再来。谢谢仁波切。

这是希腊人民送给我的。谢谢。